



梅兰芳与齐如山

□ 傅 骏



梅兰芳能成为当代京剧宗师，自有多种因素。而他与同时代文人的交往、合作、互助，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。和梅兰芳同时代的文人中，与梅兰芳有过交往、合作并取得成功的，先后有齐如山、欧阳予倩、包天

笑、张彭春、冯耿光、田汉、费穆、吴祖光、许姬传等等。而其中交往最早、影响最大的，应该数齐如山。

齐如山(1875—1962)，河北高阳人，出身书香门第。祖父是阮元的门生，父亲是翁同龢的门生。齐如山自幼受家庭教育，博习古代经史，19岁进北平同文馆学习德文和法文，庚子事变，同文馆停办后，他经营商业，后几次游历西欧各国。在英国，他曾遇孙中山，据说他还把在北平的义兴局作为秘密革命机关，为辛亥革命出过一些力。

齐如山的故乡昆、弋腔曾很盛行，他的父辈都喜欢戏曲，常带他看戏，使他从小就带有戏曲“细胞”。在同

文馆读书时，他也常和同学们看戏，对戏曲发生很大兴趣。在游历西欧时，他又观看了一些欧洲戏剧，对歌剧、话剧都作了观览。回北京后，他从此专心从事戏曲研究。这时，他已是三十五岁以后，正当壮年。

齐如山开始对京剧并不太熟悉，也不太热爱，在欧洲看了西洋戏剧以后，回来再看京剧，大不满意，认为处处不太合理，还写过一本书名曰《说戏》，立论就是完全反对京剧的。后来，谭鑫培、田际云为正副会长的正乐育化会约他讲演，他讲了三个钟头，内容就是说京剧一切太简单，又把西洋戏的服装、布景、灯光、化妆等等大略介绍了一下。这个讲演受到了出乎意外的欢迎。从此齐如山便与京戏界中人认识了。为研究京剧，他跟京剧界人来往很多。一般的外界人，尤其是官员、学者与戏界人士来往，大都只要认识好角，而齐如山则不分好坏都认识、相熟，因此帮他忙的人很多。他认为，“你想要问一个人专门的技术，那你要问该行的好角；若问京戏界全体的事情，那你就各行都得问。生行的问生行，净行的问净行，关于行头就得问管箱之人”。每逢看戏，他在后台，总有人围着他说话，人们也很



■ 梅兰芳国画《春消息》

愿意告诉他关于衣服、盔帽、勾脸、把子、检场、音乐等等。他随身带着本子铅笔，边问边写。演员家中他也常去，婚丧事他也必到。每天回家，便把当天所得记录在本子上。最初是随便写，不知分类；后来便分类记录，共写了好几捆本子。齐如山根据这些所得记录，再参看原有的戏曲书籍《燕兰小语》、《明镜录》、《度曲须知》、《扬州画舫录》、《剧说》等等，感到京剧理论太少太贫乏，太不受人重视。于是，他感到自己过去对京戏的反对和轻视都是不对的。京戏是有道理的，只是未加综合整理分析、湮没失传很多。他认为，“学界中人，不但新学者鄙视国（京）剧，而旧学者也以为它是小道，不足以登大雅之堂，也没有人来研究”。他根据自己所得所知，写了几种京剧理论

著作，《说戏》之外，有《观剧建言》、《中国剧之组织》、《戏剧角色名词考》、《京剧之变迁》、《脸谱说明》、《脸谱图解》、《国剧身段谱》、《上下场》、《戏班》、《行头盔头》等等。这些论著，很多是属于京剧基础理论建设范围，在当时是具有开拓意义的。也有些著作如《京剧之变迁》汇集作者历年登载报刊的文章，以谈京剧历史变革为主体。由于齐如山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较多，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京剧有深入的了解，所以观点比较先进，主张京剧革新，对旧东西并不一概否定，对新东西也不盲目肯定。这些著作，比起旧时的《伶人小传》、《梨园逸事》来，自有其进步意义，就是对现在的京剧改革事业，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应该说，齐如山的京剧理论为京剧事业作出了不小的贡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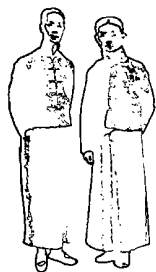
齐如山对京剧事业的更大贡献，在于他和梅兰芳的合作，在于他为梅兰芳所编写的几十部京剧剧本。

齐如山在认识梅兰芳以前，就曾编写过话剧剧本《女子从军》（非《木兰从军》），又为梆子班写过《新顶砖》、《新请医》，都未能排演，有些灰心，于是不愿再轻易编戏，而只是看戏。

1912年，梅兰芳已在京剧界有了很大的叫座能力，齐如山几次看了他的戏后认为：“艺实平平。可是有他特别长处，就是天赋太厚，‘学界中所谓天才太好’。”戏界老辈常说，演戏有六个点，合于六点便是好角，差一个点就要减色若干。这六个点就是：第一点是嗓音好，第二点是会唱，第三点是身材好，第

四点是会动作，第五点是面貌好，第六点是会表情。嗓音好，不会唱，或者是身材好，不会动作，或者是面貌好，不会表情，都不能成名家。一、三、五三点是以天赋为重，人力帮助甚微。二、四、六点以人力为重，指点好，传授好，自己再用功，定能有很大功效，很大成就。齐如山认为梅兰芳前三个点都很优越，后三个点可以加工，会很快进步的。他就想多看一看梅兰芳的戏。一次看梅兰芳演《汾河湾》后，他给梅兰芳写了一封长达约三千字的信。这是齐如山给梅兰芳的第一封信，从此也就开始了梅兰芳与齐如山二十年的合作史。现摘录原信其中的一段。

“昨观《汾河湾》，演得很好，一切身段，都可以算是美观，尤以出入窑之身段最美，所以美丽原因，在水袖运用的合宜，为该身段增色很多，以后仍应再多注意。此戏有美中不足之处，就是窑门一段，您是闭窑后，脸朝里一坐，就不理他了，这当然是先生教的不好，或者是看过别人的戏都是如此，所以您也如此。这是极不应该的，不但美中不足，且甚不合道理。有一个人说他是自己分别十八年的丈夫回来，自己虽不信，当然看看也有点像，所以才命他说说身世，意思那个人说来听着对便承认，倘说的不对是有罪的。在这个时候，那个人说了半天，自己无动于衷，且毫无关注意，有是理乎？别的角虽然都这样做，您则万万不可，因为果如此唱法，就不够戏的原则了。或者有人说，此处唱旦角的正好休息休息，就更不合国剧的规则。国剧的规矩，是





■ 梅兰芳在美国演出《天女散花》

永不许有人在台上歇着，该人若无所事事，便可不用上去。龙套虽为助威的人员，但也应有表现，昆曲对于此等，那么这套话可以不注意么？再者听到他当年夫妻分离的情形来，自己有个不动心不难过的么？所以此处旦角必须有极切当的表情，方算合格，将来方能成为好角。吾把生角唱时，对某一句应有怎样的表情，大略写在下边，请您参考。”

接着，齐如山就详细地为梅兰芳设想表演方案：当薛仁贵唱到“家住绛州龙门郡”时，旦角如何表现；唱到“薛仁贵，好命苦，无亲无邻”又如何反应；再从“幼年

父早亡母又丧命，撇下了仁贵受苦情”到“每日里窑中苦难尽，无奈何立志去投军”等等，都作了指导。

齐如山发信后，原想也不过随意写来，不会有什么效果。过了十几天，梅兰芳又演此戏，他又去看。梅兰芳竟完全照他信中所写改演，而且受到观众热烈欢迎。这下引起齐如山很大兴趣，也很兴奋。梅兰芳当时已是北京京剧舞台最红的名角，肯如此听话，确实难得。从此每看一次戏，齐如山就必给梅兰芳写一封信。先后两年多竟写了一百多封信。齐如山从此也就成为梅家的常客，此后又为梅兰芳策划编演新戏。

齐如山为梅兰芳编演的第一部新戏

是《牢狱鸳鸯》。

这是旧式格局，编得也很平常，但却受到欢迎。于是就编第二部戏《嫦娥奔月》，这次是新编新演，对京戏旦角的旧式头饰、旧式服装都进行重新设计，根据古画设计发髻、服装、佩件，创造了淡雅、仙气、诗意的舞台形象，还为嫦娥设计了采药的花锄舞，这样就使《嫦娥奔月》面目一新，在京剧舞台独树一帜，从此就有了“古装戏”

这个新品种。

继《嫦娥奔月》后，齐如山和梅兰芳又编演了《黛玉葬花》、《天女散花》等。这些“红楼戏”、“神话戏”吸收了昆曲载歌载舞的特点，继承传统，发展、创造，为京剧古装戏开拓了新路。当时北京别的戏班都以角色齐备、名伶会集出名，而梅兰芳则异军突起，以突出个人编演新戏出奇制胜，卖座特盛。齐如山的理论是：“梅兰芳所在的吉祥园，要和第一舞台竞争，要避自己的短，利用自己的长。第一舞台是新盖的新式舞台，又有转台，又有布景，吉祥园是旧式舞台，盖的不讲



■ 京剧《虹霓关》，梅兰芳饰东方氏，朱桂芳饰王伯党

究，座位又太差。行头，人家是从上海新制，衣服都是耀眼真光，你们都是污旧不堪。角色，人家有杨小楼、王瑶卿、王凤卿、龚云甫等等，你们这个班就是靠梅兰芳。就该以梅为主，为他编戏，行头要出新，他们靠布景，我们靠身段。”果然这些戏卖座极佳，从此戏班中人都对他敬仰，梅兰芳更是言听计从。两人合作得更好。接着又编写了《洛神》、《红线盗盒》、《廉锦枫》、《太真外传》、《上元夫人》等戏，并把古代的舞，如羽舞、拂尘舞、剑舞、杯盘舞、垂手舞安排进每部戏。梅兰芳还学排了十几出昆曲好戏：《游

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、《折柳》、《思凡》、《闹学》、《佳期拷红》、《惊丑》等等。同时，齐如山也为他编演时装新戏《一缕麻》等，形成了梅兰芳演艺史上最兴盛时期。

齐如山为梅兰芳编演的京剧，据他回忆录所载，有《牢狱鸳鸯》、《嫦娥奔月》、《黛玉葬花》、《晴雯撕扇》、《天女散花》、《洛神》、《廉锦枫》、《俊袭人》、《一缕麻》、《西施》、《太真外传》、《红线盗盒》、《霸王别姬》、《生死恨》、《木兰从军》、《凤还巢》、《童女斩蛇》、《麻姑献寿》、《上元夫人》、《缢杀救父》、《春灯谜》、《春秋配》等等。《中国京剧史》



■ 1930年2月17日，梅兰芳在美国四十八街戏院演出

介绍齐如山所编剧目还有《宦海潮》、《邓霞姑》。其中很多戏不仅成为梅兰芳的保留剧目，有些还成为京剧流行剧目。

齐如山对京剧所作的贡献，还包括帮助梅兰芳将京剧艺术发扬到国外。1919年，梅兰芳第一次东渡日本演出，1924年第二次访日演出，齐如山都是出大力的牵线人，并担任顾问随团出访。1930年，梅兰芳首次访美演出，齐如山也出力多多，他和张彭春担任导演及顾问。齐如山还在筹备赴美期间编写了两部书，一本就是《中国剧之组织》，介绍中国京剧知识；一本是《梅兰芳》，介绍梅兰芳家族及历

史。赴美演出结束回国，齐如山还撰写了《梅兰芳游美记》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梅兰芳自北京移居上海，和齐如山来往渐少，只是互相通信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梅兰芳蓄须明志，不登舞台。全国解放前夕，齐如山去了台湾，在台湾继续研究京剧理论，活到八十多岁。

梅兰芳和齐如山交往、合作、成功的故事，对当代戏曲艺人如何虚心接受观众意见、改进艺术；怎样与知识分子合作、推动剧种革新，最终成为一代大家，都有深远的启示。

